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七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六月甲辰

諭內閣。蘇廷玉著仍以四品京堂起用。會同孫善寶辦理江蘇糧
臺事務。

又

諭。鄭祖琛著辦理浙江糧臺事務。

揚威將軍奕經奏。竊查鎮江京口為南北咽喉要路。前聞
逆夷大幫船隻。竄據金焦二山。聲言攻犯江甯鎮江兩處。
勢十分焦急。當即派委員赴蘇分頭確探。連日接到稟報。
大江南北。瓜州鎮江兩要口。均被逆夷堵截。逆船五十餘

雙排列江面。已有逆夷多人登岸。鎮江情形危急等語。李正在籌商辦理間。於十九日。接據參贊大臣齊慎等鈔寄摺稿。內稱十四日。逆夷萬餘人登岸。攻撲鎮江。我兵力戰一日。鎮城先已失守。兵力不支。現退至丹陽等因。李聞信之下。不勝憤懣。二十日。又據兩江總督牛鑑鈔寄摺奏。內稱再沿揚威將軍。迅遣精兵一二千名。趕緊來江等語。本日又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奉上諭。本日據牛鑑奏。籌防江口情形。並以兵力單弱。請撥兵往援等語。著奕經再撥兵丁一二千名。派委將備管帶前往應援。無稍遲誤。此時逆船漸已駛入團山關。顯欲進犯鎮江揚州江甯。

等處。惟該省內地。祇此一條江路。該夷肆意深入。實屬自蹈危
機。現已諭令齊慎牛鑑等。截其後路。當可得手。著奕經悉心籌
畫。飭令將弁兵丁。會同該督等所派各路兵勇。協力攻守。並助
其縱火焚燒該逆船隻。俟兵到之後。正值逆船已入大江。或將
欲退出江口。著即飭設伏要隘。明攻暗襲。斷其後路。勿令該逆
杉板火輪等船。與大船聯絡一氣。自可奪其所恃等因。欽此。查
前於六月十五日。接據牛鑑咨文。已設法抽撥粵春兵五
百名前往。奏明在案。李伏思逆夷恃其船堅礮烈。自二十年
滋擾廣東。占據定海。繼復攻犯廈門。竄入甯波。以及寶山
等處。窮兇極惡。已屬罪不容誅。然尚係沿海竄擾。未敢遽

入內地。近日逆賊益張。竟敢連船入江。阻截南北水陸。現
又竄入鎮江府城。並有火輪船駛向江甯游奕。居心叵測。
罪惡益深。若不以大兵痛加懲創。僅止分兵守禦。誠恐路
遙江闊。兵分力單。將來竟有不可收拾之勢。蓋緣逆船現
在江面。雖止五十餘隻。約計人數。要不過二萬內外。若我
兵數目與之相當。似不難奮力攻勦。特是沿江口岸。處處
須防。如以官兵二萬分守十處。則每處僅止二千。逆船連
船而來。以二千官兵迎擊十倍之眾。勢必不敵。且逆夷明
知我兵無船。盡在陸路株守。不能於水面攻擊。逆船任意
往來遊奕。我兵竟莫可如何。現在該逆泊船金山。登高望

遠。并有漢奸為之指使。何處有兵。何地最要。無不周知。我兵雖亦晝夜在各處瞭望。但能視其船之所向。難揣其駛赴何處。即欲分兵往援。又恐另有夷船突來。未敢輕動。況逆船乘風揚帆。雖數百里瞬息可到。我兵撥調接引。陸路則狹窄難行。水路則河狹船小。行走亦復遲滯。彼處之救兵未來。而此處之守兵已潰。其勢有必然者。又況鎮江失守。逆氛逼近常州。李前已接據探報。有漢奸帶領逆夷。從內河行駛之信。殊堪痛恨。再江浙民食。全資川米。若鎮江為其久據。米船不能南下。人心更不免驚慌。瓜洲口為運河總路。八九月間。糧船即應回空。設至此阻隔不通。不惟

明底南糧。難於挽運。即此項糧艘水手。亦素非安分之徒。久聚一處。難保不滋生事端。現在老河影一帶。鹽匪已乘勢滋鬧。若更加以水手滋事。逆夷在外。匪徒在內。儻彼此結聯。辦理尤難措手。至沿江而上。安徽之安慶。江西之九江。湖北之武昌漢陽。各處府城。均係濱臨江岸。若不預先調兵堵截。該逆揚帆西駛。則上游各省。必至處處震動。尤為可慮。竊日夜躊躇。通盤籌畫。前次兩江總督牛鑑移咨。率帶防浙官兵。馳赴江省救援。竊查江浙一體。亦何敢存彼此之見。江省情形緊急。自應亟為應援。前因浙江官兵撥赴江省。將及七千名。並有湖北新到兵一千名。及本省

滿漢官兵均在要隘屯紮。自必可為支持。兼之浙省前路兵勇業已陸續前進。豫備攻勦牽制。其餘均分防要隘。此外無兵可帶。是以未敢據咨率行前往。奏明候

旨遵行。此時江省情形益加緊急。劉允孝又已帶兵馳赴江甯會同防守。李續撥壽春兵。雖將次趕到。其蘇州常州一路甚形空虛。而鎮江為蘇省門戶。尤須趕緊克復。李現與參贊大臣特依順。署巡撫卞士雲連日再四熟商。實無萬全之策。現在定洋招寶。停泊夷船二十餘隻。若復撥帶官兵赴蘇。該逆聞風。恐即乘虛進擾。是不可不先為慮及。但大江為南北要路。斷難容逆夷久據。不得不設一移東補西之

計先其所急。以邊妖氛。查提督段永福。駐紮上虞。除前曾撥兵赴玉環石浦等處。防勦海盜。現仍有兵三千餘名。在彼屯紮。曹江地方。屯有河北鄉勇千名。應札飭無須前進。即令提督陳階平。臬司蔣文慶。駐紮該處。督同帶勇員弁。擇要防守。參贊大臣文蔚。現帶官兵一千餘名。河北四川鄉勇一千餘名。亦無須分撥前進。即知會該大臣。酌量留防三江閘。滬海所。及紹興府城。派令新升黃巖鎮總兵恆裕。紹興協副將德亮。管帶操練。其餘官兵。均隨同文蔚折回省垣。會同特依順。分派要隘守禦。仍恐分防不敷。調遣並商同卞士雲。再將浙江本省距海疆較遠之各營員兵。

酌調二千名。來省幫同守禦。至乍浦一帶。亦屬緊要。署副都統伊里布。現已有

旨飭令回任。應即在嘉興平湖地方。統帶滿兵。暨本省官兵。擇要屯紮。以資控制。李奕經擬即帶領侍衛司員。及文武大小委員。將現駐省垣之官兵。抽撥二千餘名。及現駐嘉興之陝甘兵一千名。分起帶往。馳赴江蘇常州一帶。會同

欽差大臣耆英。參贊大臣齊慎。先行調遣官兵。相機進攻鎮江。俾逆夷不敢久據。若江甯緊急。李再由丹陽趕赴句容。以助江甯聲勢。設法救援。特是節次浙省撥出勁兵。及現擬抽撥赴蘇各兵外。計止存征兵四千八百餘名。設法添換本

省官兵亦只能二千名。僅逆夷突來滋擾。是否得力。殊不可恃。然非厚集兵力。不能解江省之急。而兵力太分。浙省又形單弱。李質地庸愚。現在欲先其所急。只得如此抽換。覺此外亦再無他法。日夜籌思。實不能處處周到。惟有仰求

皇上聖訓指示。李一面勉強布置。一面即恭候

諭旨遵行。其前次札飭各路設法進剿之處。並與特依順等籌商。如定海各處。該逆有隙可乘。自當飭鄭鼎臣豫備火攻。酌量辦理。若無可乘之機。浙省兵力未厚。即不得輕動。以致別生枝節。李馳赴蘇省。亦僅能在大江南岸堵截攻剿。其

北岸地方遼闊。若逆夷勾結漢奸土匪。沿岸滋擾。江面梗塞。即不能照料兼顧。予愚昧之見。謹請。

迅賜徵調陝甘之西安鎮。河州鎮。西甯鎮。固原提督等處勁兵。各

二三千名。並

味此是所請者不係...

欽派大員統帶。即在揚州一帶屯紮。相機會剿。俾該逆不敢窺伺。江北兼可彈壓鹽匪。免致滋事。至上江上游各省垣府城。既多濱臨江岸。即應添兵守禦。然與其畫地自守。自不如屯聚一處。逼近堵截。聲威益壯。相應請。

旨飭下湖北。江西。安徽。督撫。各撥兵三四千名。奏請。

飭派總統大員率帶。在江甯之燕子磯一帶。沿江屯紮堵禦。並可

為江甯遙助聲勢。卒向關江廣鹽船。最為堅固。於江路素稱熟習。多在武昌一帶停泊。並聞湖北江西向有隨銅船行走。豫備入江撈銅之人。號為水摸。能於江底潛伏半日。亦請

旨飭下湖廣總督酌量豫雇堅緻鹽船。並救生紅船三五百隻。並將此項水摸挑募水性最熟者。或千名或數百名。均交總統大員團練差遣。如逆夷逼近江甯。即從燕子磯江口先行堵截。內外夾攻。或令善水者潛伏水底。多方驚擾。迨該逆驚懼不安之時。三路備妥船隻。合力攻擊。務令逆夷大受懲創。並查國小關。壽鼻背等處。為逆船出入江口必由。

之路。狼山等營。設有水師。務將船隻。豫在僻處埋伏。如逆
夷勢窮敗逃。即可乘勢兜擊。卒現仍擬設法。由外海備辦
船勇。亦潛至江陰地方。驚擾牽制。並堵截逆夷歸路。庶可
痛加勦戮。掃蕩逆氛。

硃批。浙江非前鑿數。不但無尺寸之功。翻致賊勢益張。朕惟自恨
自愧。不能知人。即再簡派閩帥。未必能出汝之右。朕無非又添
一層忿恨。於國計民生。有何補救。

奕經又奏。再查得甘肅循化一帶。有撒拉爾回民。極為
驍健。烏槍精熟。且素知紀律。散處河湟等處。並熟悉水性。
此項回民。素不食糧。近年青海各處。遇有番案。屢經調用。

頗為得力。可否請

旨飭下陝甘總督酌調三五千名。揀派武職大員管帶。或撥赴天津。或撥赴江南。實於軍務有益。

硃批。尤屬不可之事。

奕經又奏。再。竊正在拜摺間。復接兩江總督飛咨。迅派精兵一二千名。星夜來江應援等語。查江省情形。甚為危急。竊本擬將浙省防堵各兵。應添應撤者。通盤布置。雖不敢遽望十分周密。然須略有頭緒。然後帶往江省。將來以勦兵大隊攻勦。或可得手。若零星撥往安插布置。稍不得宜。雖撥去勁兵。亦難制勝。而該督屢次飛咨撥兵一二十名。

赴江救援。自不得不先為抽撥。暫作救急之計。查嘉興距蘇州尚為就近。總兵德坤現帶一千名。在該處屯紮防守。等一面飛催副都統伊里布回任。俾資控制。一面即飛札飭令德坤迅速帶兵赴江應援。統計先後調赴蘇省。並此項官兵。已及浙省調到征兵之半。若該省再行咨調。卒雖不敢稍存彼此畛域之見。特恐浙江應撤應添之兵。尚未辦妥。而江省仍不能布置周密。轉至兩無所益。

奕經又奏。再查逆夷此次竄入長江。攻犯鎮郡。其船隻人數。已較從前攻犯寶山等處。加倍增添。設該逆肆意颺張。膽敢揚帆北駛。探知天津近接

畿輔現有重兵守禦。其船數必更加多。現在天津海口。仰蒙廟謨指示。防守自極嚴密。但地闊兵分。仍須我兵倍於逆夷。則逆船駛近。必能痛加懲創。勤滅無遺。而事權更宜歸一。庶調撥一切。和衷共濟。不至意見參差。至通州為通衢大路。且設有倉儲。誠恐有漢奸藏匿。另生事端。相應請

旨密諭直隸總督順天府君嚴飭所屬認真查拏。小心防範。尤為有備無患。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奏。併力合勤情形一摺。據奏。接據探報。有漢奸帶領逆夷。從內河駛入之信。現在齊慎駐紮丹陽。耆英駐守無錫。當已足資防守。所奏調遣各員。分段駐紮。一切均著照所

議辦理。伊里布現在江蘇辦理事件。乍浦地方。著該將軍另派
委員七紮控制。該將軍著統帶員弁官兵。仍遵前旨。在王江涇
地方駐紮。聽候書英辦理消息。無庸前赴常州一帶。所奏江廣
鹽船一節。已有旨令裕泰團練操演兵。至外海備辦船勇。潛至
江陰。為驚擾牽制之計。不為無見。著該將軍隨時察看情形。相
機辦理。另片奏。派德坤赴江應援。昨已有旨。令岱昌署壽春鎮
總兵。帶兵馳赴皖省。德坤著毋庸前往。即將所帶之兵。交岱昌
管帶。啟程。迅速前往。

又

諭。朕聞江廣鹽船。最為堅固。於江路素稱熟習。多在武昌一帶停

泊並有向隨銅船行走。豫備入江撈銅之人。號為水摸。能於江底潛伏半日。因思逆夷現在由海入江。肆意猖獗。總緣江防廢弛。水師戰船有名無實。以致逆船橫行。不能堵截。若果有堅實江船。並募練熟習水性之人。駕駛得法。於沿江一帶。或合力迎擊。或分路夾攻。當可制其死命。江南現有逆船滋擾。無暇料理。著裕泰於武昌停泊各船內。酌量豫雇堅緻鹽船。並救生紅船。三五百隻。即於水摸中挑募水性最熟之人。或十名。或數百名。認真練習水戰。隨時探明安徽江蘇。如有逆船闖入。即派委妥弁。迅將此項船隻。順流而下。當可大挫其鋒。果能試用得力。該督之功甚偉也。

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該夷於六月十四日。攻破鎮江城。副都統海齡據報殉難。連日逆船共八九隻。在儀徵縣江面遊奕。二十日復有逆船二隻。在江甯府之八卦洲停泊。茲江西九江總兵李錡帶兵一千名。於十四日到省。湖北提臣劉允孝帶兵一千名。於十八日到省。徐州總兵王志元帶兵七百名。於十九日到省。業經臣會同將軍德珠布。提臣劉允孝。相視最要之地。各分段落。厚集兵力。添設礮位。以資防守。又新升蘇松總兵未經到任之周世榮。先經臣札調來江。於江面臨城最近之下關草鞋峽等處。用已廢糧船裝載磚石。沈填河口。現已據報完竣。臣伏查江甯省

城周圍約有五六十里。獨西面一帶濱臨大江。自定淮門至水西門。有十四五里之長。去江面尚有七八里十餘里不等。惟儀鳳門緊對江口。不過二三里。該逆巨礮火箭。實當其衝。連日與德珠布。劉允孝。集議。所有旗營。標綠營。湖北。徐州。各營兵。共有二千多名。俱在儀鳳門分段防守。其水西門以至聚寶門。係省城之西南隅。現派李銜所帶之江西兵一千名。分段防守。又省城西北面。自鍾阜門神策門以至太平門。約有七八里之長。該處城臨後湖。且去大江甚遠。又太平門至城之東北隅。鍾山巍然獨峙。該處因山為城。去大江為更遠矣。總而言之。江甯省城遼闊。東

南北三面尚不甚喫重現由德珠布分撥旗兵在各門防守。然實不能兼顧。亦緣城中兵力太單之故。而萬分最要之地。莫如儀鳳一門。臣連日查看該門一帶。形勢最勝。重山疊嶺。盡在城內。而山頂樹木叢雜。賊即用千里鏡窺之。不能知我虛實。臣復飭各營將備。於各山頂樹木最深之處。徧插旗幟。作為疑兵。俟有警報。連環放礮。以壯聲勢。並飭續到之吳淞營兵四百名。擬令參將劉長清管帶。作為游兵。往來接應。以防該逆爬越入城。此臣現在布置之實在情形也。惟是該逆兇跋益張。而我兵當屢挫膽怯之餘。逆船復停泊江面。未見人心倍加震恐。臣萬分無奈。自撰

照會該逆首囁嚙一紙。於六月二十日遣弁陳柏齡張攀龍前往齎投。聊作羈縻之計。臣未奉有

諭旨。冒昧從事。實不勝惶悚之至。俟差弁回來。看該逆如何措詞。容臣設法辦理。恭摺奏

聞。再該逆知我天津有備。不敢前往滋擾。膽敢專用全力。攻破鎮江。據我腹心要害之地。以肆其挾制要求之謀。其猖獗詭譎。臣恨不生食其肉。而無才無能。屢失城守。惟求

聖恩將臣從重治罪。以為封疆失律之戒。

硃批。數月之久。自江口以至省垣。為何虛拋歲月。一無展布。朕惟自恨無知人之明也。

牛鑑入奏。正在繕摺間。有江甯駐防在京口副都統海齡處教請之文生逆夷於攻入鎮江城後。捉住該文生不殺。繕交公文一角。令投。臣德珠布牛鑑折聞。其文義粗鄙不通。內有速贖省會以免戰禍之語。意在挾制索銀。似此盜賊無賴之言。臣等斷不能為其所惑。而末後又云。如

皇上不准照該夷所討諸款。亦不能全行罷兵等語。似臣等雖設法羈縻。該逆亦未能聽信。總以奉有

恩給為準。實為詭譎猖獗之至。再此夷書並非逆酋噶喇渣所給。係其頭目巴鄂二姓。同列偽銜。臣等亦未便給予回覆。

殊批。可恨之至。

揀軍機大臣等。牛鑑奏。籌防省城重地一摺。江甯省城最關緊要。該府八卦洲。現有逆船停泊。該督等分撥旗兵各門防守。並於最要之儀鳳門。設伏嚴防。其新到江西等省各官兵。亦均相視要地。分段駐紮。俱著照所議妥為辦理。又另片稱鄉民結社團丁。不下數萬人。城內亦經紳士倡率辦理。著有成效。著該督推誠激勸。俾知其切同仇。當較之官兵更為得力。所奏撰給照會。聊作羈縻等語。前已有旨。諭令耆英伊里布。前往京口設法辦理。該督著俟番文差并回省時。看其如何措詞之處。迅即知會耆英等。一面相機妥辦。一面照會奕經。庶辦理不致兩歧。是為至要。

安徽巡撫程楸采奏。竊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連日據牛鑑等報。逆夷船隻已入江口。停泊焦山等處。並聲言欲犯江甯等語。大江沂流而上。即係安徽連界處所。逆夷大幫船隻。雖未必能深入。其杉板小船。儘可乘潮駛進。亟宜加意嚴防。程楸采此時自己派員帶兵馳赴防堵。並將軍火器械糧餉備帶足數矣。現聞江甯告警。一切火藥糧餉。實不敷用。著程楸采趕緊寬為豫備。運往接濟。並挑派精兵赴援。毋稍遲延等因。欽此。臣查是日已刻。接准督臣咨會防堵。業將派防並

臣親自赴蕪湖縣居中策應情形。由驛馳奏在案。欽奉前

因正在遵辦間。又於二十日。接准兩江督臣咨會。逆夷業已攻陷京口。江甯省城萬分危急。咨調廬鳳穎毫等營兵一千名。並令再於安慶等營酌量調撥。馳赴江甯應援等因前來。除飛咨壽春鎮臣選派精兵一千名。迅速赴江應援外。伏查皖省十八標營額設兵丁九千四百餘名。除上年調赴江浙防勦官兵三千餘名。存營及分守各汛者僅贖六千餘名。現又調防及應援江甯兵三千六百名。加以江安交界陸路各要隘處。處須防。兵力已形單弱。而江北民情強悍。必須藉兵控制。更未便全數派調。惟江甯現在告警。自應先其所急。查甯國營參將恩長。勇敢有為。臣前

派令帶壽中營兵二百名。並本營及廣德營兵二百名。赴和尚港防堵。因壽中營相距較遠。調往恐致後時。茲添派徽州營兵二百名。潛山營兵一百名。連前派該本營及廣德營兵二百名。共五百名。令該參將管帶。迅速馳赴江甯。應援。前派署廬州營都司古維藩帶兵三百名。駐防螺磯。茲和尚港防兵。改派赴江。螺磯究在後路。和尚港切近江甯。較螺磯尤為緊要。茲改派古維藩帶領防兵。及恩長所遺之壽中營兵二百名。馳赴和尚港防堵。螺磯容即另行派防。俾壯聲勢。所有軍火箭械。除各兵隨帶赴防外。歷次供支鄰省。隨造隨用。溯自前歲用兵以來。撥解浙省火藥

十萬斤。鉛丸一萬斤。撥解江蘇火藥三萬斤。硝二萬斤。鉛丸一萬斤。撥解粵省火藥二萬斤。撥解閩省硝八萬斤。硝二萬斤。槍礮鉛子四萬斤。共用火藥硝磺鉛丸三十三萬斤。本省出防兵丁裹帶亦不下數萬斤。因夷務未竣。隨造。現在陸續積存火藥。僅止三萬餘斤。鉛丸三萬四千餘斤。刻仍飭令藩司及中軍官並各營趕緊購料製造。誠恐緩不濟急。已在存省火藥內酌撥一萬斤。鉛丸五千斤。委員解赴江甯。俾資接濟。糧米為兵食所需。尤關緊要。皖省早稻。現在收割。本境連年災歉。待食孔殷。而商販因聞逆夷駛入長江。近皆裹足。即安慶糧價亦逐日增昂。臣先

經飭屬出示招徠。現又委員前赴上游採買。陸續運赴江甯。以固兩江根本重地。

程琳采又奏。再聞江北鹽集。乘機竊發。在於鎮江及儀徵縣屬之老河影等處。放火搶劫難民。四散竄逃。沿江各處人心駭怖。連日皖城內外。客船投避者甚多。遂致本地商民亦同惶惑。經臣滙疏手示。並飭府縣傳集紳士。將事勢剴切指陳。諭令轉相告語。屢市無驚。並派文武各員。嚴警斥壘。晝夜巡查。期於比戶安恬。臣得放心赴防籌辦。又江北地方邊關。民俗強梁。存營兵力太單。即將領亦全行委派。現飭司責成各該府。督屬多募民勇。協力巡防。臣上年

臺徽州縣增設壯班。原以備不時之用。務令不分畛域。遇有匪徒滋事。四面兜拏。並勸諭本境紳民。自相團練。各保身家。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逆船駛入大江。江甯告警。有旨令程楙采挑派精兵赴援。茲據奏稱。江甯現在告捷。已派令參將恩長帶兵五百名。前往應援。自係先其所急。著照議辦理。其和尚港螺磯等處。均屬緊要。該撫惟當遵照昨旨。相機布置。不得以照例防堵。致有兵分力弱之虞。至鉛丸火藥。該省存積不多。現既酌撥江甯。即著飭營趕緊製造。多多益善。米糧為兵食所需。並飭令委員迅即採買。陸續運赴江甯。俾資接濟。毋致缺乏。江北鹽梟。

乘機竊發。尤為腹心之患。自應剴切曉諭。務使塵市無驚。並飭令文武各員。嚴密稽查。如有奸徒煽惑滋事。即行嚴懲。至所稱勸諭本境紳民。自相團練一節。該省兵力較單。必應共為保衛。該撫即當剴諭紳耆。宣明大義。務使咸知感奮。如有能協助官兵立功殺賊者。朕亦必破格施恩也。

乙巳。

諭軍機大臣等。朕思廣東兩年有餘。辦理夷務。勦撫均不得手。總緣該省文武員弁。不得其人。以致夷逆囂張。一籌莫展。若沿海守令營弁。平時能得兵民之心。一旦有警。以之禦侮。則奮勇爭先。以之守衛。則羣情團結。以之詰奸戢暴。則兵民相助。眾志成。

城總在該督撫等平日留心人材因地器使俾得久於其任各
展所長不但於海疆更治營務日有起色且可磨勵人材豫儲
大器特恐為資格所限不能及時自效當此需才孔亟之時允
宜破格用人以資激勸著祁墳梁寶常吳建勳張青雲並傳諭
存興徐繼畲各就所屬文武員弁勤加訪察如有才能出眾民
心愛戴及洞悉夷情深通韜略者隨時酌量海疆地方何人與
何地相宜不拘資格即行奏請升調候朕擢用此係為地方需
才起見該督撫等總當善體朕意虛衷延訪覈實保舉如所保
之人著有成效朕必沛以殊恩該督撫等亦蒙薦賢之賞若虛
應故事無裨實用不特將該員弁重加懲治該督撫等亦難免

薦舉不實之咎也。

又

諭前有旨。令四川湖廣購備木料。製造戰船。昨復諭令裕泰雇備鹽船。挑選水摸。計該督接奉後。自必將應造戰艦。遵旨安辦。其鹽船水摸等項。就近雇募。尤易為力。現在逆夷由海入江。滋擾江蘇安徽沿江各處。亟需此項人船。協同勦辦。著裕泰遵照。昨降諭旨。趕緊雇募。練習。探明該二省江面。何處現有逆船。迅即派員駕駛前往。慎勿遲誤。是為至要。

靖逆將軍奕山。兩廣總督祁煇。廣東巡撫梁寶常奏。竊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三日奉

上諭。本日奕山等馳奏。軍營官兵壯勇。分別撤減。仍留廣西兵一千八百名備防。所招鄉勇。亦仍留二萬一千餘名。未經遣散。似此虛糜帑餉。何所底止。前奏每月需銀十三萬九千二百餘兩。曾諭令力加撙節。此次摺內。仍未將應減分數。覈實計算。國家經費有常。豈容如此含混。著奕山。祁項。梁寶常。仍遵前旨。力籌撙節。至所奏逆夷現在情形。稱有續到兵船四隻。火輪船三隻。究竟此項船隻。是否由閩浙折回。抑係由該國續到。著該將軍等迅速查明。由驛馳報等因。欽此。伏查臣祁項等前奏。每月需銀十三萬九千二百餘兩。係專指外省出撫官兵四千八百四十餘員名。暨本省留防官兵二千六百七十餘員名。

鹽菜口糧。以及招募水陸壯勇二萬六千餘名。口糧船租之款。嗣於四月內。將外省官兵撤去二千八百餘員名。壯勇裁去五千餘名。月需經費。較從前已稍節省。現又將廣西兵丁撤去二百餘名。僅留各省征兵一千六百餘名。本省防兵亦只二千六百餘名。兵數已不為多。至壯勇一項。自上年招募之日起。本有三萬六千餘名。時因附省一帶。修築礮臺。填塞河道。甫經興辦。逆夷即疊次阻撓。所有要隘三十餘處。不能不撥勇防守。以期密布星羅。益昭嚴密。迨今春將築臺填河等工。次第辦竣。是以三月內將各路壯勇裁去一萬餘名。四月中又裁去五千有餘。僅留二萬

一千餘名。旋因附省西北鄉紳士聯名呈請於適中石井社地方建立昇平社學。糾合數十村落居民。捐措銀一萬餘兩。雇覓本地丁壯團練自衛。一遇有警。即聽候調遣。可以朝發夕至。捍衛城垣。察看鄉村民情。十分固結。茅等隨又將次要隘口原設壯勇分別抽撤四千餘名。統計現在僅留水陸壯勇共一萬七千一百餘名。所有兵勇兩項月需經費約須七萬餘兩。連各項費用合計尚不致逾十萬兩之數。惟豫籌修葺虎門礮臺工料及添鑄大小礮位仍屬必不可緩之需。茅等公同商酌。此兩項除前已支用外。嗣後用費自六月始。擬在紳士等續復捐輸項內籌畫辦

理。所有業經奏明備支之款。不許動用。至現在夷船情形。前次查明截至五月初六日止。除已起碇東駛者四十八隻外。實存粵洋十九隻。業於五月十四日奏報在案。嗣後據各該營縣陸續探報。查有逆目吐噠巡船一隻。及四月內駛到裝兵船一隻。又由該國新到十五號火輪船及小巡船各一隻。又由浙駛回逆目嘩喻巡船一隻。均於五月十四至二十六等日。駛出老萬山東去。似俱係駛往浙洋。現在粵東洋面。自二月以前。來泊逆船十六隻。及十四號火輪船一隻。又五六月新到中巡船小巡船各一隻。均泊於九洲。三角潭仔。內零丁。尖沙嘴。各處往來游奕。其自東

北外洋駛回西南外洋各逆船。臺據南澳鎮各營員稟報。除四月內駛回西南外洋逆船七隻。所有逆船來往。及在粵洋停泊各數目。謹逐一查明具奏。此後陸續查明。再當隨時奏報。至虎門礮臺。為全省屏蔽。一日不修復。終屬不了之局。李等均深焦急。惟辦理棘手情形。曾於二月內據實奏明。嗣於四月內。逆船又駛到四十餘隻。分泊各洋。更未便輕於一試。現查逆船陸續東駛。其留泊粵洋者。仍有十九隻。李等惟有一面嚴加防守。一面豫備工料。隨時相機籌辦。仰副

聖主綏靖海疆。慎固封守之至意。

祁墳又奏。再六月十二日。臣祁墳與粵海關監督臣文燾
接准

欽差大臣廣州將軍耆英等咨稱。喫夷在江浙一帶滋擾。現在船
隻日漸加增。恐分竄各處。欲曉以大義。喻以利害。一時難
得差往說話之人。查喫咭喇素所深信者。惟洋商伍敦元
一家。聞該商年逾八旬。恐不能前來。即擇該商兄弟子姪
內能同夷人說話了事者。酌調三人。飭令星夜來蘇。如該
商兄弟子姪內。遵調迅速到蘇。果能激發天良。實力報效。
定必破格保奏。除一面具奏外。一面飛咨飭調。臣祁墳當
即會同臣文燾傳到怡和行洋商伍敦元。及各行商人潘

紹光。盧繼充。吳天垣等。面加曉諭。據伍敦元稟稱。該商身
受。

國恩。值此夷務喫緊之時。自當殫竭血誠。出力報效。祇以年逾八
旬。行動艱難。恐滋貽誤。茲情願令伊親子伍崇曜。迅速代
伊前往江蘇。聽候差遣。惟伍崇曜年紀尚輕。未經歷練。恐
難得力。必須有人協同前往等語。臣等又公同商酌。查有
同順行商人吳天垣之胞兄吳天顯。明白諳練。且能解夷
語。似可協同前往。詢之各洋商。亦眾口同詞。當復傳令伍
崇曜。吳天顯。來臣衙門詢問。均稱情願一同赴蘇。聽候差
遣。臣查伍崇曜原名元薇。係

欽賜舉人。續經在部改名。加捐道銜。現因捐輸議敘。仰荷

恩旨。賞戴花翎。以郎中即用。吳天顯。係遵豫東例報捐候選道員。

臣等隨諭以爾等皆渥受

天恩。此行務當激發天良。為

國家效命出力。如果實心報效。將來事竣。定各從優保奏。現

派委委員伴送。並選派通事一名。飭令隨同飛遞兼程赴

蘇。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查明經費銀兩數目。並籌辦夷務情形。

一摺。據稱接奉諭旨。通盤籌畫。現在僅留各省征兵一千六百

餘名。本省防兵二千六百餘名。水陸壯勇共一萬七千一百餘

名。兵勇兩項。月需經費。約七萬餘兩。連各項費用。合計不致逾十萬兩之數等語。該省此時防守情形。本省防兵。似已足資調遣。所留各省征兵。仍著該將軍等隨時相度。陸續撤回。勿致虛糜帑餉。該省西北鄉紳士。聯名呈請。於石井社地方。建立昇平社學。糾合數十村莊居民。捐措銀一萬餘兩。雇覓丁壯。團練自衛。遇警並聽調遣。敵愾同仇。深知大義。著查明首倡義舉之人。如有才具堪勝文武之任者。即據實保奏。候朕施恩。並剴切曉諭該省各府州縣。均宜照此團練自衛。並備調遣。將來如果得力。自當從優獎賞。即軍務告竣。未經調撥應用者。亦必概加賞賚。務期村勇倍出。禦侮有資。方於海疆武備。大有裨益。至虎門

礮臺及大小礮位。必應趕緊修鑄。此兩項經費。著自六月始。即在紳士等續後捐輸項內。籌畫辦理。所有前經奏明備支之款。不准動用。該將軍等總當力求撙節。以杜虛糜。而歸實用。所奏查明來往逆船。及在粵洋停泊各船數目。均已覽悉。該將軍等務當飭屬嚴密防範。毋稍疏虞。仍隨時查明奏報。又片奏飭令伍崇曜等赴蘇差遣等語。另有旨諭知耆英矣。

四日奉

上諭。巴雅爾等奏領兵赴防啓程日期一摺。帶領官兵前赴天津。已有巴雅爾等三人。足資管帶。惟山海關地方緊要。關內關外。

防堵應拔。在在需人。著哈琅阿。即將倭克精額烏凌額二人酌留一人帶兵在關。一人帶兵駐紮高橋等因。欽此。查前調駐紮黑沿子。洋河口之吉林黑龍江官兵各五百名。陸續全數進關之處。業經奏

聞在案。嗣准

欽差大臣賽尚阿來咨。現已奏明將洋河口黑沿子駐紮之吉林黑龍江兵各五百名。改擬於豐潤縣屬之李八廠。灤州屬之柏格莊。樂亭縣屬之馬頭營。及湯家河。昌黎縣屬之周家營等處屯紮等情。當經咨咨知帶兵副都統營總等。遵照勘定地址。已分撥駐紮訖。至續調吉林黑龍江兵各五

百名。已於五月二十七日起。至六月十八日止。前後分起進關。遵照。

欽差大臣賽尚阿奏定安營地方。由續調黑龍江兵五百名內撥留二百名。飭赴洋河口駐紮。其餘吉林黑龍江兵八百名。遣赴大沽北岸北塘南塘分撥駐紮。業已起程去訖。現查續調駐紮

盛京之黑龍江兵五百名。係副都統富春管帶。駐紮高橋之吉林兵五百名。係副都統依勒東阿管帶。現已到防。前奉諭旨。俟續調吉林黑龍江兵到關時。著等即將倭克精額烏凌額二人酌留一人帶兵在關。一人帶兵駐紮高橋等情。伏思

續調駐紮

盛京及高橋兵各五百名。已有副都統依勒東阿、富春二人分領。似亦足資管帶。惟山海關地方緊要。共計吉林、黑龍江兵一千名。若祇留副都統一人、管帶一人、遣赴高橋駐紮。設有警報。尚恐鞭長莫及。致費周章。再黑龍江官兵多有不識漢字。不通漢語者。查副都統倭克精額原係黑龍江人。言語頗通。亦識漢字。以之管帶。洵屬相宜。副都統烏凌額於二省官兵情形亦屬熟悉。俾之一同管帶。究為得力。仰懇

天恩。將副都統倭克精額、烏凌額二人一併留關。管帶吉林、黑龍

江之兵實於防務大有裨益。再前奉

諭旨。僅逆船駛至

盛京。距山海關不遠。即著李哈琅阿。派副都統一員。酌帶弁兵前往接應等因。又於本年六月二十四日。接准

盛京將軍咨稱。奏奉

諭旨。飭令熊岳水師營二處。各備精兵。屆期應援。關以外尚有黑龍江官兵一千名。如有警報。兵力覺單。著該將軍隨時酌量。即飛咨哈琅阿。於駐關吉林兵丁內。酌撥三五百名。以資協剿。亦無不可。仍當誘令該逆登岸。設法抄截攻剿。方可得手等因。欽此。咨照前來。將來

盛京等處。一有警報。卽當遵奉前後

諭旨。酌派副都統。帶兵應援協勤。惟

盛京金州復州二處海口。距關窻遠。應援難及。似覺可虞。卽
惟有激勵將士。厚集兵力。各扼要隘。嚴加防範。以逸待勞。
誘之登陸。相機攻勦。一經交鋒。卽親身督率。盡力殲除。務
期大獲全勝。以仰副

聖主除逆安疆。諄諄籌備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哈喇阿奏。續調吉林黑龍江兵。全數進關。並請留
副都統在關帶兵一摺。覽奏均悉。所有駐紮盛京之黑龍江兵
五百名。駐紮高橋之吉林兵五百名。既有副都統富春及依勒

東阿分領。足資管帶。山海關地方緊要。倭寇精額。烏凌額。均毋庸分駐高橋。即照所請准其留關。一同帶兵。以資防守。現在逆船肆擾江蘇。難保不分駛北竄。僕駛至盛京一帶。距山海關不遠。著仍遵前旨。派副都統一人。帶兵迅往接應。至金州。復州。二處海口。距關較遠。設該處有警。祇可聽禧恩知會相機酌量也。該都統務當督率將士。扼要嚴防。毋稍疏懈。

丙午。浙江巡撫劉韻珂。三品頂帶署浙江巡撫下士雲奏。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十三日。奉

上諭。據耆英奏。嘆逆每日閱看京報。請飭密查等語。該逆閱看京報。必有輾轉遞送之人。其為漢奸無疑。著該督撫等。派員嚴密

查等將遞送京報之人。一面正法。一面奏聞。並隨時隨地留心稽查。務使內地機密要事。勿為該逆竊探。是為至要等因。欽此。伏查定例。漏洩軍情大事。罪應駢首。今奸民將京報源源送給該逆查閱。較之偶爾漏洩軍情。其情尤重。亟應查獲嚴究。以絕奸細。臣等現已遵

旨嚴飭各屬。並委明幹員弁。於水陸要隘。嚴密盤查。如有為該逆遞送京報之人。一經弋獲。即行確訊。如有轉遞送實情。一面正法。一面具奏。仍將軍務機宜。事事格外慎密。俾免透漏。至臣等每日所閱京報。係由坐京提塘抄寄。坐省提塘轉送。惟聞此外尚有良鄉報涿州報名目。其所載事件。

較詳於提塘之報。遞送亦較為迅速。聞良鄉涿州等處。專有經理此事之人。官紳人等。多有以重貲購閱此報。故各省之事。有臣等尚未知。而他人先知之者。亦有臣等所不知。而他人竟知之者。伏查為逆夷遞送京報。固係外省奸民之所為。而代為傳鈔京報之人。恐亦不止一處。並請敕下步軍統領五城暨直隸總督順天府尹一體嚴密查拏。如此則各省查遞送之犯。以絕其流。在京查傳鈔之犯。以杜其源。似辦理較為周密。

卞士雲又奏。竊逆夷自江省吳淞口航海入江。大肆猖獗。於本月十四日。攻陷鎮江府城。揚州府暨江甯省城均屬

危急。揚威將軍因接該省警報。擬將前次調浙之各官兵。揀派親帶前往勦辦。業經繕摺具奏。並因浙省兵力單弱。屬臣於省外各標營酌量備調一二千名來省防禦。臣查鎮江揚州為南北通衢。而江甯乃該省根本重地。今該逆逞其狂悖。已將鎮江攻陷。其揚州江甯均逼處江濱。設有疏虞。關繫匪淺。揚威將軍急欲前往救援。惟浙省自上年至今。歷次奏調各省官兵一萬五千餘名。自江蘇寶山告警。疊經揚威將軍先後調往。兵六千餘名。茲又擬帶去兵三千餘名。是他省兵業已分去大半。現在定海鎮海兩處洋面。夷船尚有二十餘隻。為數本屬不少。且自浙省自鎮

江等處計內地程途則幾及千里而該逆帆檣靈便由海道折回可以朝發夕至該逆詭譎多端難保其不因浙省兵單復來滋擾省垣緊接尖山海口現值伏汛之際潮汐正旺必應添兵防範以期嚴密但腹裏各營兵丁除現在曹江等處派防外本營存兵無多應留以守衛巡緝不便再調惟黃巖溫州等兵前因其近處海口徵發較少本年四月間乍浦失守省中需兵遑用曾經撫臣劉韻珂與揚威將軍籌商已調該數處兵二千餘名來省備用尚未起程因乍浦夷船退去檄飭仍留本境聽候另調今省垣需兵防守自應仍在該處調撥第現在溫台洋面均有盜船

游奕伺劫。未便竟調至二千餘名之多。以致顧此失彼。臣
逐加的裏。擬調黃巖。溫州兩鎮兵各三百名。台州協兵一
百五十名。處州衢州樂清平陽西鎮協兵各一百名。瑞安
協兵五十名。共兵一千二百名。均飭令星速整裝。聽候撥
調。至省防禦。以備不虞。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耆英奏。嘆夷每日聞看京報。當經降旨著該
督撫等嚴密查拏逃送之人。一面正法。一面奏聞矣。茲據劉韻
珂等奏。遵旨嚴飭各屬。於水陸要隘盤查等語。此項為該逆逃
送京報之人。即係漢奸無疑。總當設法訪查。一經弋獲。即著確
訊如何。輾轉遞送實情。從嚴懲辦。此外江蘇福建廣東等省。亦

著仍道古嚴密查拏。並於獲犯後根究來蹤。據實奏聞查辦。以杜奸宄。

又

諭據下士雲奏。浙省兵力較單。請酌量添調防守省城一摺。據稱浙江所調各省官兵。因江蘇地方逆夷猖獗。疊經先後調往六千餘名。現在奕經駐紮王江涇。尚須帶兵策應。省城兵力較單。著准其添調黃巖溫州等處鎮協各兵一千二百名。赴省城防禦。至所稱溫州台州洋面。均有盜船遊奕伺劫。仍當迅速拏辦。毋任日久蔓延。

參贊大臣四川提督齊慎奏。竊拏自十八日。接准江蘇撫

臣程喬采來咨。將茅所帶四川廣西官兵。在於丹陽以西。擇要屯紮。以防逆夷內犯。茅即飭令江西都司管明富帶領官兵五百名。前往新豐鎮一帶屯紮。晝夜嚴密巡防。時有逆夷使令黑鬼漢奸來探道路。經官兵追撲落河者多名。茲於二十三日。據鎮江府知府祥麟稟稱。轉據丹陽縣金令來稟。現據探報二十二日午刻。鬼子從北門鼓吹出城上船。現在鎮城並無鬼子。惟城內仍有埋藏鐵礮木匣。不知何物等語。奉當即札飭該知府祥麟。飭令丹陽縣知縣錢燕桂會同鎮江營參將陳慶祥。帶領江南官兵。協同彈壓。以免四鄉土匪乘機搶掠。二十四日午間。據差探回

報逆夷實在情形。自二十二日上船之後。仍時使令黑白鬼子漢奸。或數十名。或百餘名。在城內外到處遊巡。約計城內尚有逆夷漢奸二千餘名。並見_牙等前在城外紮營地方。均有逆夷在彼駐紮。其兵船自甘露寺起。至金山銀山。間斷拋泊。共有四十五隻。中有二十餘隻。係從外洋浦經駛入。並聞多有開至儀徵三江口一帶江面等語。_牙復查該逆夷詭譎異常。二十二日。忽行退出城外。二十三日。城內復有黑白鬼子漢奸多名。條去條來。如鬼如蜮。令人難測。_牙晝夜籌思。寢食俱廢。現已密派員弁兵丁。改裝本地窮民。混入鎮江府城。夤夜掩襲。未知能否得手。惟有披

肝瀝膽與廣州將軍耆英同心協力。籌商勦滅之策。以冀
仰報。

鴻慈於萬。

諭軍機大臣等。齊慎奏逆夷現在情形一摺。據稱探明逆夷於二
十二日。由鎮江北門出城上船。仍時令黑白鬼子漢奸數十百
名。在城外巡遊。約計城內尚有逆夷漢奸二千餘名等語。覽奏
均悉。該逆詭譎異常。既已退出鎮江。復留鬼子漢奸多名。難保
不誘令我兵深入。別圖陷害。著齊慎曉諭兵民人等。暫緩復業。
免墮奸計。城內埋藏鐵礮木匣。仍須探明作何用處。逆船有二
十餘隻。係從外洋甫經駛入。其開至儀徵三江口。究有若干船。

隻。意欲駛往何處。著一併查明具奏。該參贊大臣現駐紮丹陽。以西擇要防禦。又飭令官兵五百名。前往新豐一帶屯紮。新豐為內地緊要門戶。務當嚴密防守。勿令該逆窺伺竄入。尤宜稽查漢奸。恐代為探蹤路徑。至揚州一帶。為該逆所垂涎。本日已另降諭旨。飭令麟慶但明倫分別加意堵禦矣。

又

諭。據齊慎奏。逆夷於二十二日。由鎮江北門退出回船。仍留二千餘人在城。其船有開向儀徵三江口一帶停泊等語。該逆舍鎮江而北渡。必係窺伺揚州。前調山東河南兵丁。計日可到。著麟慶酌加調撥。傳諭但明倫竭力守禦。其河道應填塞者。即行填

塞以斷其竄入之路。總宜層層布置設伏。互為聲援。前路要隘。固當撥兵嚴守。而後路接應。尤不可虛。勿專注意江干。孤軍無助。一經挫失。該逆則如入無人之境。又蹈他處覆轍。是在該河督等洞燭機宜。妥為調度。其所保全者大矣。懍之慎之。將此諭知麟慶。並傳諭但明倫知之。

七月丁未。

諭軍機大臣等。盛京旅順口地方緊要。前經書英籌議。派令水師雇船四十隻。遊奕洋面。藉名捕魚。專探夷人虛實。為乘夜攻剿之計。旋經禧恩奏。所雇船駕駛不穩。無濟於用。業經撤散。惟是該處海面遼闊。礮力不足。以及達。又無船隻為進攻之具。萬一

逆船駛至。必將據為巢穴。若於此處屯紮重兵。安設礮位。恐戰守均難得力。仍著該將軍酌量情形。或移向後面。庶兵力較厚。轉為得用。其沿海居民及海中各島民人。儘可勸其內徙。斷其接濟。俾逆夷無可劫掠。復將島內水井設法填塞。僅留數處。置毒其中。較之分兵防衛。更當有益。其如何斟酌辦理之處。著該將軍再行悉心籌議具奏。至金州復州二處。距山海關較遠。前已諭知哈琅阿。設或有警。聽候禧恩知會。相機辦理矣。

欽差大臣耆英奏。竊查暎逆自潛據定鎮甯波之後。未敢大肆猖獗。若彼時設法羈縻。尚易著手。迨於四月馳抵杭州。該逆業已退出甯波。別萌逆謀。已可概見。是以先陷乍浦。繼攻

上寶。逆敵日熾。驕矜日益。李前同伊里布。會銜發給照會。約見首目。該逆藉詞推諉。並見逆踪日增。撫之一字。有所不受。李自恨無能。死不足惜之處。業於五月二十六日。附片奏蒙

聖鑒在案。嗣因該逆於六月初十日。大幫船隻。闖過關山關。第一面來援京口。一面致嘒喘噎信函。遣通識陳集送往。該通識於六月十六日。持回覆文。內稱此事甚大。不能以往來信函。可以定議。適李奉到六月初八日

廷寄。當會同伊里布。密書照會。聲明該國欲訴冤枉。

大皇帝若不洞悉。焉能包荒於今日。此事原非筆墨所能商。尤非

文書所能定。即應各派人員。先行會議。兩國大臣。再當面見善定等因。復遣陳志剛送往。嗣伊里布遵奉

諭旨。即行折回乍浦之任。六月二十一日。陳志剛始行持回。首目覆文。內稱彼此先行派人會議。甚屬有理。惟須照所開三事。方能善定等語。等查該逆要求之處。誠如

聖諭。不外牟利之心。正可乘機設法羈縻。等隨即發給單銜照會。將欽奉

指示。作為等已意。推誠布公。明白剴切。詳細寄知。並飭令將所派之人開明。以便會議通商事宜等因。於六月二十三日。復遣外委陳志剛馳往。該外委迄今尚未旋回。等正深焦灼。

六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兩奉

廷寄。仰蒙我

皇上指示。有應行便宜從事之處。即著從權辦理。此事但期有成。朕亦不為遲制等因。欽此。竊跪讀之下。愧懼交深。五中欲裂。敢不激發天良。懍遵辦理。除將密寄封固。飛咨伊里布。令其星速前來。以便會商妥辦外。惟往來傳信。僅外委陳志剛一人馳遞。實屬棘手。不勝焦悶。伏思。竊數十年來。仰荷高厚鴻慈。雖肝腦塗地。曷能圖報於萬一。茲當效命之日。又何敢念及身家性命。成敗利鈍。惟逆夷詭詐萬端。反復無常。兼之漢奸唆使。逆謀叵測。不堪設想。今密籌羈縻事宜。關繫

甚鉅。縱使才愚昧糊塗。尚知慎持。

國體。俯順夷情。委曲籌辦。究竟不知能否濟事。惟有竭犬馬
愚誠。以冀報稱。俟外委陳志剛旋回。該逆夷如何覆信之
處。再行據實奏

聞。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奏。遵辦羈縻情形一摺。覽奏均悉。計此次諭
旨到時。伊里布業已前來。自當會同妥商籌辦。一切朕亦不為
遙制。至兩國大臣會議。原欲速成其事。惟夷情叵測。面商一層。
尚宜斟酌。該國如果專意通商。祇須各派親信之員。互相傳話。
亦能商議妥協。現經派委耆善伊里布。便宜行事。如該夷所商

在情理之中。該大臣等儘可允諾。惟當告以彼此商安奏明。即可施行。不必再有游移。儻反覆開導。該夷仍不受撫。惟有小心守禦。相機辦理。現在江北江甯等處。仍當各扼要隘。併力防維。著耆英會同齋慎。激勵將士。於丹陽新豐一帶。有可堵截之處。即行設法堵截。勿令逆夷竄入。並隨時確探夷情。一有可乘之隙。或扼其前。或斷其後。設法火攻。慎勿坐失機宜。前已有旨。令奕經駐紮王江涇。聽候該大臣等信息。羈縻一節。如有成說。即速知會奕經。儻必須用勦。亦即飛速知照。庶可領兵前來勦辦。再昨據祁項等奏。已飭令洋商伍崇曜。吳天顯。兼程前來。該員等到時。耆英酌量差遣可也。

戊申。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因該逆船停泊江甯江面。情殊叵測。當遣千總陳柏齡。武舉張攀龍。齋日照會該逆首。文書前往投遞。旋於月之二十五日。該弁等回省。齋有該逆首嘖嘖。喧覆文。情詞尚屬恭順。其意極欲結好。總要書。欽遵。

諭旨。告以

大皇帝降旨。交耆蔣伊里布。辦理此事。則耆蔣伊里布。即係欽差大臣。不必再有疑惑。並告以事之通乎情理者。

皇帝無不施

恩。否則斷難。

允准。即臣等亦不能乞請。除其頭目巴郭二姓。另文所請贖省會。以免戰禍等語。語甚不倫。辨文覆絕外。即如戰費一層。甚為無理。臣前此照會該夷書內。已將此意先為透出。再看該逆如何措辭。臣竊思廣東兩次辦理此事。總未了結。雖緣該逆反覆講張。要求無厭。亦緣中間來往傳信之人。多為兩可達就之詞。苟且目前。以致該逆反覆有所藉口。此次辦理。總要明白曉暢。多方譬喻。可則可。否則否。斬釘截鐵。一字不可改易。方可消其希冀之念。以堅其嚮化之誠。庶於事有濟。不至再有後患。蓋逆夷慣施詭計。我則純用。

至誠。逆夷恃強相逼。我則以理屈服。彼雖異類。亦具人心。惟德則可以感化。似非口惠權術所能冀其心折也。臣職兼鹽漕。該逆據我咽喉之地。若再因循歲月。使我糧艘不能歸次。漕米何以兌關。儀徵不能捆鹽。游徒何所得食。兼之江蘇一帶。專待川楚之米。源源接濟。而道路梗塞。商販不前。其禍患之深。誠有不堪設想者。臣晝夜焦思。憂心如焚。非徒慮江甯省城之橫遭蹂躪也。伏願皇上飭下耆英。伊里布。迅速妥辦。及早了結。於

國計民生。均關至要。臣受

恩深重。目擊情形如此。不敢不據實直陳。再在籍紳士蔡世松。先

經臣選接商籌。如團練義勇。建置柵欄。購買米糧等事。均已辦有條理。茲將所奉

諭旨傳知。益復感激奮勵。力籌守禦。其周關騏。湯貽汾。亦同深義憤。襄助實多。目下省城內外。備防嚴密。民情安堵如常。逆船數十隻。仍在金山一帶停泊。瓜洲。儀徵。江浦。江甯。各江面。俱有逆船寄碇。臣仍會同將軍德珠布。提臣劉允孝。加倍小心嚴守城池。不敢稍形懈怠。

牛鑑又奏。臣前奉

諭旨。飭查逆船。能將巨礮安設大桅之上。居高擊我。其礮子能擊若干里。此外杉板火輪船隻。是否亦有桅上之礮。再行細詢。馳

奏又奉

飭查該逆從新開繞進北門。上海遽已失守。究竟該處是否有將弁防禦。曾否交鋒。文武員弁作何下落等因。欽此。遵經分別飭查。嗣據在吳淞接仗受傷之署遊擊張蕙稟稱。遵查該逆之大夷船。高與海塘上土埭相平。船旁安設二礮。轟擊土塘土埭。均皆塌卸。其大夷船桅上之礮。約擊三四里。大桅居中。尚有木斗二三箇。伏有夷匪。施放火箭。燒我塘上帳篷。其火輪杉板船上。雖有大礮。不能繫於桅上等語。又據署松江府王紹復稟稱。上海縣城內各官。文有巡道知縣縣丞主簿典史。武有遊擊守備千總把總外委等官。縣城

係於五月十一日失守。查得縣丞慶仁。主簿李國瓚。先於初四初八等日。委解礮位銀兩。赴省赴郡公出。巡道巫宜。穆因寶山先於初八日失守。夷船可由黃浦江直駛城下。道庫貯有軍需銀兩。及總管糧臺所貯餉銀軍火文卷等項。慮為賊有。於初九日。督率丁役。一併解送松江府城。並以府城一水可通。面商該府添兵固守。十一日折回上海。逆夷已攻破縣城。該道隨收集潰兵。於陸路堵禦。以防內竄。知縣劉光斗。典史楊慶恩。守備王嘉謨。千總徐朝棟。俱在縣城守禦。遊擊封耀祖。帶同千把外委王振邦。洪家聲。劉殿華。姚玉成。在距城五里臨江之李家廠礮臺守禦。十

一日午刻。逆夷火輪杉板等船。飛駛到廠。該遊擊等開礮轟擊。夷匪連開大礮回擊。將礮臺打塌。我軍復開擡礮。鳥槍拒擊。該夷槍礮火箭齊發。將卒多有受傷。夷匪即上岸。由新開直趨北門。知縣劉光斗。帶同兵勇出城迎敵。被槍箭致傷右臂等處。擠入稠眾之中。匪眾即逼北門。王家樓徐朝棟。楊慶恩。俱在城上。率眾用槍礮抵禦。逆夷火箭洋槍齊發。一面爬越城牆進內。放入夷匪。該守備等均各受傷。出城。劉光斗。楊慶恩。見城已失。投入江中。劉光斗漂至下游。經漁戶撈起。楊慶恩被溺殉節殞命。此節據查覆夷船安設礮械情形。及上海文武防禦交鋒傷敗失守之情。

形也。

諭內閣。牛鑑奏。查明上海文武官員下落等語。上海縣典史楊慶恩。捐軀殉節。情殊可憫。著交部照例賜卹。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現在逆夷情形一摺。覽奏均悉。昨已降旨。飭令耆英。會同伊里布。妥為辦理。諒已盡心籌畫。著該督發給照會。告以耆英。伊里布。皆係親信大臣。奉有諭旨。專辦此事。祇須兩國商量妥協。該大臣等即可定議。並無游移。惟此次辦理。必當十分明白簡易。一勞永逸。勿貽後患。至防禦等事。仍應一律嚴密。不可大意。據稱在籍紳士。團練協防。朕心甚慰。該逆反覆無常。情殊詭譎。省城等處。仍應有備無患。又另片奏。遵查上

海官員下落已悉。仍俟查訪明確。再行具奏。

庚戌。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文蔚奏。竊擊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十七日奉

上諭。此次逆夷攻撲乍浦。人數並不甚多。何至遽被攻陷。可見官兵並未與逆夷接仗。此平日紀律不嚴所致。思之深堪痛恨。著奕經等查明。是日首先逃散弁兵。著一面即在軍營正法。一面據實奏聞。毋得稍存姑息等因。欽此。又四月十九二十四等日。疊奉

上諭。將首先潰散之將備兵丁查出。即以軍法從事。以警其餘各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整飭戎行。激揚士氣之至意。伏思逆夷在各海口。鴟張為患。雖云船堅礮利。而我兵能人人思奮。勇往直前。何至堅城遽被攻陷。誠如

聖諭。皆由士氣不揚所致。亟應嚴加懲辦。以振軍威。當即奏明。由李特依順前往乍浦。安插駐防兵丁。即行嚴密訪查在案。李特依順於馳抵嘉興後。將掩埋撫綏各事宜。次第辦理。並飭翼長安徽壽春鎮總兵尤渤。江甯城守協副將豐伸。秦等。確查當日接仗。何處兵勇首先潰散。俾何員管帶。密為詳查。嗣據該翼長等稟稱。查得逆夷於四月初九日。將大號夷船二十八隻。排列西行。汎天后宮葫蘆城礮臺外。

一帶。施放連環大礮。乍浦副都統長喜督飭官兵亦開礮對敵。該逆復將杉板船隻往返載渡鬼子。約有二三千名。由黃山嶺唐家灣兩路登岸爬山。火箭火槍齊發。直撲該處隊伍。該處祇有守備張行魯管帶山東鄉勇三百八十名。遊擊洪應達帶領太湖營兵丁四百名。在彼防堵。當經漢中鎮德坤以該處兵力較單。即率領陝甘官兵八百餘名。前往策應。詎該逆槍猛礮烈。已將該處兵勇擊退。復轉過常山。與陝甘官兵對敵。該官兵擊退逆夷三次。轟斃紅夷無數。我兵亦多被傷。其時中衛協副將哈拉吉那帶領親隨兵丁往來策應。至常山坡見陝甘官兵接仗。當即持

槍打倒紅夷數名。不防被坡下漢奸。用矛戳傷右腿。站立不住。被親隨兵丁。搶出重圍。又有紅夷。搶用本處小船。接連杉板為橋。由天后宮上岸。約有千餘名。該處係遊擊張紹廷。守備朱昌熾。管帶卞浦水師營暨嘉興協兵三百名。在彼防堵。亦被逆夷。大礮火箭擊退。該逆遂繞至燈光山。與八旗滿洲官兵接仗。彼此傷亡不少。又有漢奸勾引逆夷千餘名。由牛角尖。檀樹泉兩路登岸上山。一抄滿營官兵後隊。一抄陝甘官兵後隊。彼時滿營陝甘官兵。腹背受敵。仍行奮力轟擊。緣逆夷大礮猛烈。已將葫蘆城一帶礮臺房屋打倒。卞浦副都統長喜。身受重傷。經驍騎校成明

救至乍城。不意漢奸帶引逆夷。爬城放火。段斃守門官兵。開門擁入。維時滿營陝甘官兵。正在接仗間。見城南火起。知乍城已失。又見徧山四面皆賊。勢孤難支。遂退保平湖。副都統長壽亦經成明等搶出。退守平湖。延至四月二十一日。因傷身故。又查海口汛。西行汛。東木廠等處。有守備李繩塗等。管帶嘉湖兵丁二百名。分守防堵。俱被逆夷槍斃。竊散。杭嘉湖道宋國經管帶水手壯勇等一千餘名。在城外西行汛木廠後埋伏。聞唐家灣等處交仗。官兵漸潰。隨遣遊擊李漸磐。都司毛亮。分帶水手壯勇八百名。前赴策應。該道隨後督飭馳往乍城守護。不料甫至西門。寫橋

已被逆夷拆斷。城上火箭火槍齊發。緣壯勇人雖踴躍。皆係手持長矛短刀。難禦火器。又有逆夷從城外東南抄襲。接仗前後。火器兇猛。壯勇多有傷亡。勢難抵敵。該道因火箭從迎面射來。閃身躲避。跌落塘下。致傷左腿。經壯勇救起。退至平湖。並稱此次接仗。滿營官兵。陝甘官兵。最為奮勇出力。帶傷者共計一百餘員。陣亡者共計四百餘員。名壯勇人雖強悍。因不諳習槍礮。多用刀矛短械。難以禦禦火器。是以徒有傷亡。未能得力。其嘉湖乍太四營兵丁。一聞鎗礮之聲。心驚膽怯。不能奮力支持。隨即退走。竟多潰散。不知下落。各等語。等詳。各處稟報均屬相符。猶

恐尚有不實不盡。復一面派員暗訪。一面札飭嘉湖乍太四營帶兵官來轅面加詰訊。據太湖營遊擊洪應遠供稱。當日逆夷攻撲乍浦唐家灣。礮彈如雨。弁兵各持器械奮勇迎敵。該夷槍礮猛烈。又有漢奸引領夷逆。由陳山後面繞至官兵背後。槍箭並發。官兵均有傷亡。力不能支。漸敗漸退。止贖遊擊與槍矛兵丁二三十人。實難抵禦。被兵丁拖挽下山。將退保乍城東門。寫橋業已抽去。遇見夷逆已經登岸。遊擊祇得收集弁兵。退守平湖。密查彼時與逆夷決戰之際。惟兵丁邱永富。朱甫甲前行。各兵隨後一同敗退。又查署把總沈大熊。接仗敗退後。該弁先到平湖查點。

各兵內有陣亡兵丁四名。受傷兵丁四十三名。受傷把總額外二名。遊擊右腿槍傷。現已平復。無下落兵二十三名。事後找回兵丁六名等供。據嘉興協守備李繩塗供稱。嘉協兵丁俱係分布沿海東西山寨二十一處。瞭探內有奉派海口汛烏槍兵丁二十名。係守備管帶防禦。是日夷船自天后宮汛東首。放礮轟擊。離海口汛里許。被逆礮轟起石塊。擊傷兵丁十六名。並傷守備左腿。該逆已由東首燈光山登岸。守備因兵丁多經受傷。勢難擊敵。不得已將傷重兵丁。就近安頓。餘即退至平湖。委無首先潰散情事。共計本汛受傷兵六十一名。陣亡兵三名。自行投回兵四名。

無下落兵十四名等供。據乍浦水師營守備朱昌熾供稱。守備派在天后宫汛防堵。四月初九日。夷船直撲天石宮等汛。守備隨同定標遊擊張紹廷。開礮擊斃夷匪多名。兵丁亦有傷亡。守備親自照苗施放大礮。互相攻擊。逆夷不能攻進。暗令杉板小船。由隔天后宮四里許之東面後山。蟻附登陸。分抄燈光山後。該處係把總韓大榮帶兵五十名。與逆夷死戰。被鉛子打入咽喉陣亡。兵丁亦傷亡多名。夷匪已從東山進城。逆船在海口開礮不絕。守備正在攻擊之時。夷匪忽從背後攻擊。守備腹背受敵。被鉛子打傷頭頸。各弁兵俱有傷亡。實係力不能支。並未首先潰散。至

專防該汛之弁。係左營署千總程鶴齡。再後投回之兵丁。蔡國良。楊進煊二名。計陣亡把總一員。兵丁十二名。受傷官四員。兵丁七名。事後投回兵丁五十二名等供。據湖州協千總朱大烈供稱。千總派帶本協兵一百名。埋伏西塘後面。當日逆夷由東登岸。離西塘甚遠。當奉抗嘉湖道飭。赴查探。千總行至海塘地方。見葫蘆城起火。土城上均有紅黑夷匪。並有夷匪由東開放槍礮。蜂擁而來。即趕回稟覆。又見數百人從東北角趕來。彈子火箭。勢甚猛烈。千總失足跌下海塘。即敗退平湖。實因眾寡不敵。並非首先潰散。查陣亡兵三名。受傷兵六十一名。事後投回兵丁四名。

無下落兵十四名各等供。曩與委員查訪情形無異。伏查逆夷火礮火箭。雖云猛烈。各營兵丁。果能如滿營及陝甘官兵。奮力迎拒。亦尚不致遽爾債事。乃嘉湖乍太兵丁。膽力怯弱。一見夷人槍礮猛烈。即不能奮力支持。多被擊退。以致攻陷乍城。實堪痛恨。茲查嘉興協有未歸隊兵丁十四名。係李湖州協營有未歸隊兵丁十六名。太湖營有未歸隊兵丁二十三名。此等無著兵丁。顯係先行潰散。畏罪潛匿。即遊擊洪應達。供稱接仗時先行之印永福朱甫田二名。並未歸隊。更可概見。若不嚴查懲辦。何以振士氣而肅軍威。當將未歸隊兵丁五十三名。開單飭令各該營帶兵官

一面另選精壯餘丁。挑補足額。以資防禦。一面行查各原營及該兵丁等家屬。嚴行查拏務獲。到日即行按律正法。以肅戎行。此外先經潰散自行投回之兵丁六十二名。相應開單請

旨。交部定地發遣。充當苦差。再行遵辦。至帶兵各員弁。平日不能申明紀律。嚴加訓練。致兵丁等怯敵潰散。均有應得之罪。未便因其並未隨同潰散。稍事寬容。相應請

旨。將退敗後未隨大隊行走。先到平湖之太湖營署把總沈大熊革職。仍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其管帶太湖營兵丁防守唐家灣之太湖營遊擊新升廣東新會營參將洪應達。管帶

乍浦水師營兵丁防守天后宮之定海左營遊擊張紹廷。乍浦中營水師守備朱昌熾。管帶嘉興協兵丁防守海口。汛之嘉興協右營守備李繩塗。該員弁等。雖均帶有傷痕。究未能督催弁兵奮勇禦敵。應請

旨一併革職。降為兵丁。以觀後效。杭嘉湖道宋國經。係巡撫劉韻珂奏明。派令在乍辦理防堵。並由琴等委令彈壓壯勇水手各事宜。該道駐紮半載有餘。去冬逆夷兩次竄近乍洋。尚能鎮靜守禦。又總辦督飭四品頂戴批驗所大使鄭鼎臣。辦理出洋焚燒夷船。著有微勞。並於接仗時。率令勇壯親冒矢石。指揮接應。惟因前路兵已潰散。逆夷逼近。躲避

火箭以致跌落塘下。受傷被救。與怯敵畏避者。尚屬有間。惟該道究有防堵之責。未能辦理妥協。功過究難相抵。仍應請

旨交部議處。至漢中鎮總兵德坤。帶兵策應。擊殺逆夷極多。甚為出力。應請免議。甘肅中衛協副將哈拉吉。係於本年二月間。甫經代管嘉湖乍太四營兵丁。為時未久。且該副將於接仗時。往來策應。腿受矛傷。並非怯敵退避。可否邀免議處之處。出自

皇上天恩。其餘管帶湖州協兵丁之千總朱大烈。乍浦水師營署千總程鶴齡等。統俟等另行咨部。分別降革。以示懲儆。

諭內閣。奕經等奏。查明乍浦接仗情形。將陣亡員弁開單呈覽。浙江乍浦滿洲右營佐領委署左營八旗前鋒翼領英登布。右營防禦貴順。左營佐領隆福。駝騎校伊勒哈魯根順。署左營佐領右營防禦額特赫。右營駝騎校該杭阿。水師營把總韓太榮。陝甘固原城守營千總李廷貴。蔡旗堡千總張淮泗。永昌營把總王榮。莊浪營把總孫登霄。甘肅提標前營把總馬芝。營署西安營外委藍翎馬兵朱朝貴。土門堡額外外委馬成功。臨陣捐軀情殊可憫。著交部照例賜卹。以慰忠魂。其陣亡兵丁。應得卹典。著另行咨部辦理。

又

諭。奕經等奏。查明乍浦接仗實情一摺。此次陣亡員弁。業經降旨。賜卹。其先經潰散自行投回之兵丁張九皋等六十二名。著刑部定地發遣。充當苦差。太湖營署把總沈大熊。於退敗後。未隨大隊行走。先到平湖。著革職。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太湖營遊擊。已升廣東新會營參將洪應達。定海左營遊擊張紹廷。乍浦中營水師守備朱昌熾。嘉興協右營守備李繩淦。雖均帶有傷痕。惟未能督催弁兵奮勇禦敵。著一併革職。降為兵丁以觀後效。抗嘉湖道宋國經。駐紮乍浦。半載有餘。辦理未能妥協。著交部議處。漢中鎮總兵德坤。帶兵策應。擊殺逆夷甚多。甘肅中衛協副將哈拉吉那。往來策應。腿受矛傷。尚非怯敵退避。著加恩免。

其議處。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查明乍浦接仗情形一摺。已明降諭旨。將陣亡員弁。賜卹矣。此次接仗。滿洲陝甘官兵。最為出力。嘉湖乍太四營兵丁。聞聲驚怯。竟多潰散。不知下落。現據查出兵丁邱永富朱甫田前行。並尚未歸隊兵丁五十三名。著即嚴飭查拏。務獲究辦。其投回之兵丁張九舉等。已著該部定地發遣。把總沈大熊等。均已分別革職。所有千總朱大烈。署千總程鶴齡。即由該將軍咨部降革。以示懲儆。此次乍浦失事文武各員。現已查明懲辦。其甯波定海鎮海失事各員。亦著趕緊查明定議究辦。毋稍遲延。

